



[塞]穆立罗 绘

宽 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塞]穆立罗 绘

宽 容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张博宣◎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 / (美) 房龙 (Van Loon, H. W.) 著; 张博宣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1

书名原文: Tolerance
ISBN 978-7-5463-1126-5

I. ①宽… II. ①房…②张…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1468号

书 名: 宽 容
著 者: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译 者: 张博宣
责任编辑: 韩 笑
封面设计: 点石堂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126-5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序言

在宁静无知的山谷里，人们生活得很惬意。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绵亘。
知识的小溪顺着深邃破败的溪谷缓缓地淌过。
它起源于往日的荒山。
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

这条小溪不及江河那般波澜壮阔，可是对于需求微薄的村民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了。

夜幕降临了，当村民们灌满木桶，饮完牲口之后，他们便称心如意地坐了下来，享受天伦之乐。

人们把守旧的老人们搀扶出来，他们整个白天都在阴凉的角落里度过，对着一本神秘的古书苦思苦想。

他们给儿孙们叨唠着稀奇古怪的字眼，然而孩子们却更热衷于玩耍从远方捎回的漂亮小石子。

那些字句的含意时常模糊不清。

可是，它们是一个已不为人知的部族于一千年前写下的，因而神圣且不可亵渎。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

谁要是否认祖先的智慧，谁便会遭受正人君子的冷落。

因而，大家都相处得很和睦。

恐惧总是和人们如影相随。假如不能得到园中果实中应得的份额，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

夜里，人们在小镇的狭窄街巷内低声述说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



宽容

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

他们后来走了，从此不再回来。

还有些人曾经试图攀登遮住太阳的悬崖峭壁。

可是石崖脚下，白骨累累。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

在宁静无知的山谷里，人们生活得很惬意。

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被磨破。

他的脚上裹着破布，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被浸透在那块破布上。

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周边的一间草房门口，敲了敲门。

一会儿，他便昏了过去。借着颤动的烛火，他被抬至一张吊床上。

隔天早晨，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回来了。”

街坊们站在他的身边，摇着头。他们明白，这样的结局早已注定。

对于那些敢于离开山脚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是屈服和挫败。

在村子的一个角落，老人们摇着头，低声论述着恶狠狠的言语。

他们并非天生残忍，可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老人们的意愿，罪无可恕。

一旦他的伤治愈了，就必须接受审判。

先知老人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从未忘记那个人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双眸，也回想起三十年前他父亲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可是，律法毕竟是律法，不能不遵守。

先知老人是它的执行者。

他们把漫游者抬到集市区，大家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由于饥渴，漫游者身体还很衰弱，老者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让他闭嘴。

可他偏要说话。

他转身背向老者，搜寻不久之前还同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地说道，“听我说，都高兴起来吧！我才从山的那边过来，我的脚踏上了新奇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别的民族的抚摸，我的双目看到了美妙的景观。

“小的时候，我的世界仅仅是父亲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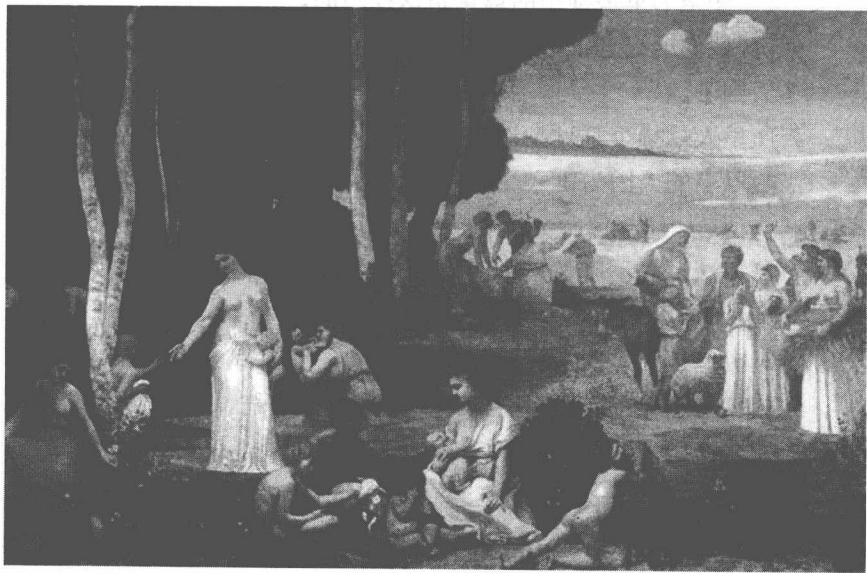
“早在创世之初，花园四面八方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只要我问疆界那头的世界是怎样的，大家就不停地摇头，一片嘘声。但我非要寻根问底，所以我被他们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竟敢蔑视上帝的人的嶙嶙白骨。

“‘谎言！上帝喜爱勇敢的人！’我大声喊道。于是，老人们走过来，对我读他们的圣书。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上帝的旨意。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支配，野兽与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依照我们的旨意办事。可山是上帝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应毫无知晓，直至世界末日。

“那是谎言。他们欺骗我，正如欺骗了你们一般。

“山的那边有牧场，牧草一样肥沃，男男女女有相同的血肉，城市因



《夏日》油画 皮耶·普维希·德·夏凡纳 (1873 年)

画家以叙事的方式描绘了远古时代其乐融融的景象。歌颂了简朴的家庭生活以及原始社会的农业



宽容

一千年的细心雕琢而熠熠生辉。

“我已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道路，我看到了更为幸福的生活的曙光。跟我走吧，我引领你们奔向那儿。上帝的微笑不单单在这儿，也在别的地方。”

他停了下来，人群里发出恐怖的叫声。

“亵渎，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老人们大声喊道，“给他罪行该有的惩罚吧！他已失去理智，居然嘲弄一千年前便定下来的律法。他罪该万死！”

人们举起了沉甸甸的石头。

这个漫游者被人们杀死了。

他的尸体被大家扔到山崖脚下，用来警告胆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

过了不多久，一场特大干旱爆发了。潺潺的知识小溪干涸了，牲畜也干渴得死掉了，庄稼也因天干而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一片。

可是，先知老人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他们预言，所有的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那些圣书里最神圣的篇章是这样写的。

何况，他们已很老了，只需一点点食物就可以了。

冬天到了。

村庄里人烟稀少，显得十分空荡。

半数以上的人因为饥寒交迫已离开人世。山脉那边是活着的人唯一希望。

可是律法说，“不可以！”

必须遵守律法。

某天夜里叛乱爆发了。

绝望赋予那些因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以勇气。

先知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

老人们被推到一边，他们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公，咒骂孩子们的忘恩负义。然而，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庄的时候，他们把车夫拦住了，强迫他带走他们。

如此，一场投靠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很多年了，因此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不是



很容易的。

数以万计的人死了，踏着他们的尸骨，人们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块堆砌而成的路标。

以后，旅程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磨难了。

那位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与无际的荒野乱石中标记出了一条宽阔大道。

它一步一步把大家引领到新家园的绿色牧场。

大家相对无言。

“到底他是对的，”大家说，“他是对的，先知老人错了。”

“他说的是实话，守旧老人欺骗了我们……”

“他的尸体仍在山崖下腐败，然而先知老人却在我们的车里坐着，哼那些老掉牙的歌曲。

“他把我们救了，我们反而杀了他。”

“关于这件事我们确实很内疚，可是，倘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随后，人们将马与牛的套具解下，赶牛羊到牧场，建起自己的家园，规划自己的土地。以后很长时间内，人们又开始生活得很幸福。

几年之后，人们建造了新的一座大厦，把它作为智慧老人的住所，并打算将勇敢先驱者的遗骸埋在那里。

一支肃静的队伍回到了现今荒废的山谷。可是，山脚下找不见他们寻找的东西，先驱者的遗骸荡然无存。

遗骸早已被饥饿的豺狗拖进了自己的洞穴。

他们将一小块石头放到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今那已经是一条广阔的大道），碑上刻有先驱者的名字，一个起初向未知世界的黑暗与恐怖作战的人的姓名，他指引大家走向新的自由。

碑上还写着，这是那些来感恩的后代所建造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如今，不过在以后（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C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1
一、无知的暴虐	1
二、希腊人	9
三、桎梏的开端	38
四、上帝的晨光	47
五、囚禁	64
六、生活的纯洁	72
七、宗教法庭	80
八、求知的人	95
九、向书开战	106
十、有关普通历史书籍,特别是这本书	113
十一、文艺复兴	117
十二、基督教的改革	125
十三、伊拉斯谟	137
十四、拉伯雷	150
十五、旧时代的新招牌	159
十六、再洗礼教徒	176
十七、索兹尼一家	184
十八、蒙田	193
十九、阿米尼斯	199
二十、布鲁诺	208

二十一、斯宾诺莎	213
二十二、新的天国	224
二十三、太阳王	234
二十四、弗雷德里克大帝	238
二十五、伏尔泰	242
二十六、百科全书	259
二十七、革命的不宽容	266
二十八、莱辛	275
二十九、汤姆·佩恩	286
三十、最后一百年	292
后记：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298



一、无知的暴虐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样一个塞尔维亚的农夫，他觉得书本知识毫无用处。古雅典的哲学学派因他的命令被最后镇压下去。也正是他的命令，唯一一座埃及寺庙被关闭了，这座庙宇在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以后已有好几百年的香火了。

这座寺庙坐落于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邻近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从人类有记忆那个时候开始，这里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以及罗马诸神早已惨淡地销声匿迹，单单这个女神还幸存。直至六世纪，这儿一直都是唯一理解神圣古老的象形文字的场所，寥寥几个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别的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如今，由于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被归纳为国家的财产，神像与塑像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与象形文字书法家被送进监牢。当其中的最后一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后，有着悠久历史的象形文字工艺就成为了绝代失传的艺术。

好可惜呀。

倘若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稍微斩草除根，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被抢救到类似于“诺亚方舟”这样的地方，那历史学家的工作便会容易很多。我们即使能再拼凑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都是商博良的天才的功劳），却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意义。



宽容

在古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有很多。

蓄着怪异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留给我们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在他们曾经虔诚地大呼“将来有谁可以理解天国中上帝的规劝”时，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不停祈求圣灵的庇佑，试图解释圣灵的律法，圣灵的旨意被他们刻在最神圣的花岗岩石柱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圣灵的？他们要么鼓励教士对天空进行研究，探索海洋和陆地，要么又变成残酷的刽子手，只要人们稍稍忽略了现今已被人遗忘的宗教礼仪，便会受到可怕的惩罚，这是为何？

到目前我们都还没搞清楚。

我们指派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解译的楔形文字书版长几英里。我们在美索不达尼亚与埃及的各个地方竭力寻找那把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之门的钥匙。

忽然，完全出于偶然，宝库的后门被我们找到了，它一直都开着，人们随时进去都可以。

不过，这扇便利的小门并非坐落于阿卡达或孟菲斯周边。

它在丛林的深处隐蔽着。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差点完完全全遮挡了它。

在寻找易于掠抢的对象时，我们的祖先接触过他们乐于称为“野蛮人”的人。

那次相遇不是很愉快。

那些可怜的人们误会了白人的用心，举着长矛与弓箭欢迎他们的到来。

来访者却回敬给他们大口径短枪。

从此以后，不带偏见、心平气和的思想交流变得相当困难。

野蛮人往往被描写成崇尚鳄鱼与枯树的废物，肮脏且懒惰。对于他们来说，什么灾难都是罪有应得。

直至十八世纪此种情况才有了转机。让·雅克·卢梭最先透过朦胧的伤心泪水察看世界。和他同时代的人被其思想打动，也不禁掏出手绢潜



然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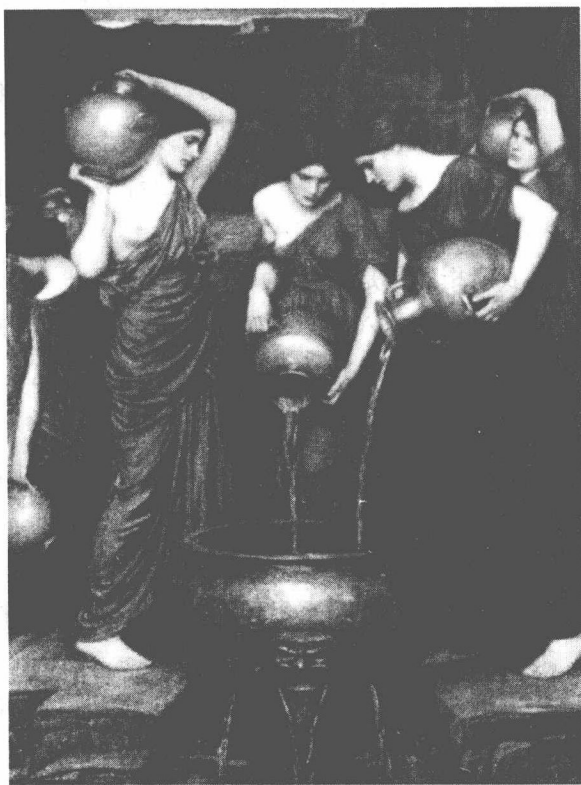
愚昧的野蛮人是他们最爱谈的话题，他们觉得（即便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诸多美德的完美体现，人类的这些美德已被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剥夺得消失殆尽。

现在，至少在特定的研究领域，我们了解得更周全了。

研究原始人就像在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禽一般，二者区别不大。

总的来说，我们的努力可以得到收获。事实上野蛮人是我们恶劣环境之下的自我体现，他们只不过没有得到上帝的感化而已。经过仔细研究野蛮人，我们开始对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有所了解；对野蛮人深入的认识让我们管中窥豹，探究在最近五千年来人类形成的诸多奇怪的天性，而这些天性却埋藏于一层薄薄的习惯与礼仪的外壳之下。

同野蛮人的邂逅并不能给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不过这令我们更加深



《达纳伊德斯姐妹》油画 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

取材希腊神话：埃及王有两个孪生儿子达纳俄斯兄弟。兄有 50 个女儿，弟有 50 个儿子，弟要兄的 50 个女儿嫁给自己的 50 个儿子。在新婚之夜，达纳伊德斯姐妹各自杀死了丈夫，神为了惩罚她们，就设了一只水缸，罚她们往里注水，水满则罚止，但水缸永远注不满，寓有使人徒劳之意



宽容

刻地认识到自己已摆脱掉的恶劣环境,对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加以欣赏,这仅能让我们用新的勇气对待工作,倘若还要有别的,那就是更加宽容地对待落伍的异族兄弟们。

这本书并非人类学手册。

这是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可是宽容的命题是很大的。

偏离主题的诱惑会很大,倘若我们离开大道,只有天知道将在哪里歇脚。

既然如此,我还是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分地解释我所讲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全部的定义都很武断。因而无名小辈的学生应该拜读一本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的书籍。

我所指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一〇五二页这样写“宽容(来源于拉丁字 *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与判断的自由,对有别于自己或普遍的见地要耐心公正地包容”。

可能还有别的定义,可是对于这本书的目的,我将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既然我已经多少有了某个明确的方针,我还是从野蛮人身上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我发现的怎样的宽容。

人们一般觉得,原始社会十分简单,原始的语言仅仅是几声简单的咕噜,原始人拥有的自由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之后才失去的。

最近五十年,在中非、北极地区以及波里尼西亚,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进行调查,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相当复杂,原始语言的变格和时态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得多,原始人不但是现实的奴隶,同样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总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伴随着恐惧而生,在战栗中死去。

通常人们对野蛮人的想象是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地在大草原里漫



步,追寻野牛及战利品,而我所叙述的却好像和这种想象相差甚远,可是这与事实更贴近。

事情为何会是另外的样子呢?

我读了很多介绍奇迹的书籍。

然而它们缺少某种奇迹:人类能够生存的奇迹。

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哺乳动物竟然防御细菌、柱牙象、冰霜和燥热的侵袭,最终主宰万物,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能够肯定一点,这并非一个人所能独自完成的。

那时的人为了成功,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去。

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是统治原始社会的唯一信条。

这无疑困难重重。

因而一切其他欲望都必须服从于最高要求——存活下去。

个人的利益相对于集体来说无足轻重。部落是遨游的堡垒,它自成一体,凭借群力,为自己获得利益。只有对外来一切的东西进行排斥,才能获得安全。

但是问题并非我刚才说的那么简单,对于有形的世界我的话可能很适用,可是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形的世界相较于无形的世界来说,简直微不足道。

要想充分理解,我们应该记往,原始人与我们大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因果法则。

要是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就会指责自己的大意,让人去请医生,并叫我的孩子把那些东西赶快弄走。辨明因果的理解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发皮疹,医生会给我开止痒的药,清走毒藤能够避免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相异。他没法把皮疹同毒藤联系在一起。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纠缠在一起。死去的首领成为了上帝,死去的邻居成为了精灵,依旧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寸步不



宽容

离地陪着活着的人。他们和死人依然同吃同睡，一起看守大门。是设法同他们亲近还是博取他们的友情？这样的问题是活着的人应考虑，要不然便会马上遭受惩罚。因为活人没法知道如何取悦精灵，所以总是怕上帝报复自己将不幸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没有把异常事情归因于起先的原因，而是归因于看不见的精灵的干涉。当他发现臂上起皮疹时，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嘀咕：“我把上帝得罪了，他来惩罚我。”他去找医生，并非去讨要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咒，还要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扔给他的那张符咒灵验百倍才可以。

至于引起他遭罪的毒藤他却毫不理睬，照样让它像往常一般生长。倘若恰好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毒藤烧了，他还会骂他没事找事。

所以，在一个社会里，要是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由看不见的生灵所控制的，那么这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就不得不完全服从能让上帝怒火平息的律法了。

依据野蛮人的说法，律法的确是存在的。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传授下去，他最神圣的职责便是让它原封不动、完好无损地传递给下一代子孙。

在我们看来这肯定荒诞无稽，我们确信的是进步、发展以及持续不断的改进。

可是，“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然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却是，人们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进行什么改进，原因在于对于别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

假如上面所讲的都是真的，那如何才可以防御律法和既定的社会形式有所更变呢？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立即给拒不把公共条例当成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以惩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依赖僵化的专横制度。

要是我因此说野蛮人在人类中最不宽容，这也并非侮辱他们，因为



我还要补充一句，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氛围里，专横跋扈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倘若他们执意容忍，作为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单纯以及部落生活的许多律条遭人践踏，便会有无妄之灾，这样的罪过可是最大的。

可是（这个问题值得提问），极少数人又是如何保护一整套靠口口相传的法律的呢？现如今我们有数以万计的警察，成千上万的军队，可依然感觉到连推行一些普通法律的困难都挺大。

答案同样非常简单。

野蛮人相对于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计算出了依靠武力无法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忌讳”（塔布）的观念。

可能“发明”这个词和文意有些不符，此类东西极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日积月累与实践的结果。无论如何，非洲和波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提出了“忌讳”这个概念，因此省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地是澳大利亚。我们多少都明白它的含义。现今的世界里忌讳随处可见，即不可以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比方说在吃饭时谈论之前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是将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可是我们的忌讳意义都不大，仅仅是一些礼节，对生活的幸福毫无影响。

对于原始人来说，忌讳就很是重要了。

它表明着超脱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无生命的物体，（用希伯来语）是“神圣”的东西，人们一定不会冒着马上死去的痛苦或经受永久性的磨难作为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竟敢违背祖先意志的人能够大声辱骂，并不值得人怜惜。

到底是教士发明的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有了教士，这个问题尚待解决，因为传统较之宗教更加源远流长，所以早在男巫师与女巫婆问世之前忌讳就存在了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巫师在世上一露面，便作为忌讳观念的顽固支持者，巧妙地大肆盗用此种概念，忌讳便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物了。

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与埃及的名字的时候，禁忌还处于分量很重的发展时期。原始粗糙的忌讳和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有很大的区别，是